

## 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西湖二集 第三十二卷 薰蕕不同器

漢朝博物東方朔，淹貫②經書張茂先。

第七車人知浴女，倏囊元緒恪知焉。

從來我孔夫子極其博物，無所不知，次則鄭國子產，稱為博物君子。漢朝有東方朔，他原是神仙，所以奇奇怪怪之事無不知道。漢武帝之時，外國有獻獨足鶴者，東方朔道：「此非獨足鶴也，《山海經》之所謂『畢鸞』也。」武帝一日宴於未央宮，忽聞有人說話道：「老臣冒死自訴。」但聞其聲，不見其形，尋覓良久，樑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，面目頹皺，鬚髮皓白，拄杖僂步，甚是老耄。武帝道：「叟何姓名，居於何處，有何病苦而來訴朕？」老翁緣柱而下，放杖稽首，默而不言，因仰頭視殿，俯指帝足，忽然不見。帝召東方朔問之，方朔道：「此名為『藻廉』，乃水木之精也。夏巢幽林，冬潛深河，陛下頻年造宮殿，斬伐其居，故來訴耳。仰頭看殿而俯指陛下足者，足於此也。願陛下宮殿足於此也。」武帝因此停止工役，後幸匏子河，見前老翁及數人絳衣素帶，各執樂器，為帝奏樂作歌。又獻帝一紫螺殼，其中有物，狀如牛脂。帝問道：「此是何物？」老翁道：「東方生知之。」帝曰：「可更以珍異見貽。」老翁命取洞穴之寶，一人投於淵底，得一大珠，徑數寸，明耀絕世。老翁等遂隱，帝問方朔：「紫螺殼中何物？」方朔道：「是蛟龍之髓，以傳面，令人好顏色，又女人在孕，服之產之必易。」後果有難產者，試之立效；以塗面，果然悅澤。帝問：「此珠何以名洞穴？」方朔道：「河底有一穴，深數百丈，中有赤蚌，蚌生珠，因名洞穴。」武帝幸甘泉宮，經過長平坂，見有蟲如盤覆於地，色如生肝，頭目口鼻皆具。問於東方朔，方朔道：「此蟲之名為『怪哉』，昔時將無罪之人拘係，仰首歎恨道『怪哉怪哉』，是怨憤之氣感動上天所生也。此地必秦獄處。」即按地圖，果如其言。帝又問：「何以消之？」對道：「積憂者得酒而解，以酒數鬥浸之當消。」於是取蟲置於酒中，果然消化。

晉朝尚書張華。字茂先，性好讀書，徙居之時，載書三十乘。博物洽聞，世無與比。武庫中封閉甚密，其中忽然有只雉雞，晉帝甚以為異。張華道：「武庫之中安得有雉？此必蛇所化也。蛇能化雉。」試觀雉側，果有蛇蛻，方知是蛇所化。吳郡臨平山崩，出一石鼓，捶之無聲。帝以問張華，張華道：「可取蜀中桐木刻為魚形，叩之則鳴矣。」於是如其言，果聲聞數里。陸機嘗餉張華以魚鮓，那時賓客滿座，張華髮器便道：「此龍肉也。」眾人都未之信。張華道：「汝輩不信，試以苦酒濯之，必有奇異。」果澆以苦酒，便有五色光起。陸機遂問鮓主：「此魚何自而來？」鮓主道：「此魚非從水中得來，園中茅積之下，忽然得一白魚，形質異常，因以做鮓，見其味美，遂以相獻。」眾人方知其果龍所化也。張華望見鬥牛之間嘗有紫氣，知是寶劍之精上達於天。察其氣在豫章之豐城獄中，遂補雷煥為豐城令。雷煥到豐城掘獄屋基，入地四丈，得一石函，光芒射人，中有雙劍，並刻題一曰「龍泉」，一曰「太阿」，其夕鬥牛間氣遂不復見。雷煥留一劍自佩，以一劍送與張華。張華細看劍文，知有二劍，寫書與雷煥道：

詳觀劍文，乃乾將也，莫邪何復不至？雖然，天生神物，終當複合。

雷煥看書，方知張華之不可欺也。後張華死，兩劍都化為龍而飛去。有一種燃石，出瑞州高安縣，色黃白而疏理，水灌之則熱，置鼎於其上，可以熟物。雷煥入洛，持以示張華，華道：「此燃石也。」晉惠帝時，有人得鳥毛，長三丈，以示張華。張華慘然不樂道：「此海鳧毛也，出則天下大亂。」洛下山上有一洞穴，其深無底，有一婦人要謀死丈夫，將丈夫推墮此穴之中。其人自分必死，行走數里，漸漸明亮，其路漸大，別是一個洞天。見有宮殿人物，共是九處，其人如神仙之狀，身長數丈，衣羽衣，至最後所到之處，見仙人在樹下奕棋。此人饑餓，告訴以仙人墮落之故，並說腹饑求食之意。仙人指庭中柏樹下一大羊，其羊大如人間之羊，令跪於地，捋羊之須，每一捋得珠一顆，三捋共得三珠，教這人將這第三顆珠吃了，餘二珠仙人收取。這人服珠之後，便覺不饑，仙人另指一穴，命其尋穴而出，卻是交州地方。人問張華，華道：「此地仙九館仙人也，仙人為九館大夫。大羊非羊也，名為『癡龍』。第一珠食之壽與天齊，第二珠食之延年，第三珠食之不饑而已。」其博物如此。

那知浴女的是張寬。漢武帝時，張寬為侍中，從漢武帝祀甘泉，行至渭橋。武帝見一女人浴於渭水之中，其乳長至七尺，武帝怪而問之。女人道：「後第七車中張侍中知我。」言畢不見。那時張寬在第七車中，對道：「此天星主祭祀者，齋戒不潔，則女人星見。」武帝甚以為奇，而心服焉。

那識倏囊的是吳國諸葛恪。諸葛恪同僚屬出獵於駒驪山，在句容縣東北，見有物如小兒，伸手引人。諸葛恪令人移去故地，即時而死。僚屬問此是何物，恪道：「此事在《白澤圖》，曰：『兩山之間，有精如小兒，名曰倏囊』也。」那時有人入山，見一大龜蹙尺，其人擔之而歸，欲獻與吳王。夜宿於越裡，泊船於桑樹下，將龜縛於船頭之上。夜半桑樹忽作人言，呼那龜的名號道：「元緒元緒，你何為在此？」龜也口吐人言道：「我被無知之人拿來拘係，方要獻與吳王，有烹煮之苦。雖然如此，就盡南山之薪，其如我何哉！」桑樹道：「你雖然如此，但諸葛恪博物，必致相苦，倘求與我一樣之徒來奈何你，你卻怎生逃避？」龜也稱桑樹的名號道：「子明子明，勿要多說，恐禍及於你也。」桑樹遂寂然而止。其人一一聽得，大驚，將龜獻於吳王。吳王果命煮之，焚柴萬車，龜活如故。吳王問諸葛恪，恪道：「煮以老桑樹乃熟，須得千年之桑方可。」獻龜之人遂說夜間桑樹化作人言，與龜一對一答之故。吳王就叫獻龜之人砍那株說話的桑樹來，果然一煮便爛。至今烹龜必用桑樹，野人遂呼龜為「元緒」焉。所以當時道：

老龜煮不爛，貽禍於枯桑。

看官，在下這一回怎生說這幾個博物君子起頭？只因唐朝兩個臣子都是杭州人，都一般博物洽聞，與古人一樣。只是一個極忠，一個極佞；一個流芳百世，一個遺臭萬年；人品心術天地懸隔，所以這一回說個「薰蕕不同器」。那薰是香草，蕕是臭草；薰比君子，蕕比小人。看官，你道那薰是何人？是褚遂良。蕕是何人？是許敬宗。

先說褚遂良那位君子，他是杭州錢塘人，字登善。父親褚亮，與杜如晦等十八人並為學士，號「十八學士登瀛洲」者此也。官至散騎常侍，唐太宗甚是親倚，封陽翟縣侯，告老于家。遂良自少懷忠孝之心，博涉文史，工於隸楷，初學虞世南，晚造王羲之的妙處，累遷起居郎侍書，唐太宗精於字學，常歎息道：「虞世南為字中之聖，今世南已死，無可與論書者。」魏征奏道：「唯有褚遂良可與論書。」及見褚遂良之書，大加驚異，以為不減虞世南也，優待異常。唐太宗酷好王羲之的帖，千方百計購求得來，有的說真，有的說假，真假莫辨。褚遂良細細看了，一緣二故論其所出，一毫無差。

後遷諫議大夫。那時太宗遣大將李靖連那頡利可汗都擒了來，自陰山北至大漠，一望無人，九夷八蠻無不歸順。太宗大喜，遂請上皇置酒未央宮，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，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，已而笑曰：「胡越一家，自古未有也。」太宗奉觴上壽，因而賦詩道：

雪恥酬百王，除凶報千古。

自此之後，志得意滿，便要封禪泰山。適有星孛之變，褚遂良進諫道：「此必天意有未合者，乞更緩之。」太宗悟而止。

遷起居注，太宗道：「卿記起居，人主可得觀之乎？」遂良道：「今之起居，即古之左右史也，善惡必記，庶幾人君不敢為非，未聞自取而觀之也。」太宗道：「朕有不善，卿亦記之耶？」遂良道：「臣職當載筆，不敢不記。」太宗一日又道：「昔舜造漆器，諫者十餘人，此何足諫？」遂良對道：「奢侈者，危亡之本。漆器不已，將以金玉為之。忠臣愛君，必防其漸，若禍亂已成，無所復諫矣。」太宗深歎美之。

十八年，太宗要親征高麗，道：「蓋蘇文殺其君，殘虐其民，今又違詔命，朕當親討其罪。」遂良奏道：「陛下指揮則中原清宴，顧盼則四夷警服，威望大矣。今乃渡海遠征小夷，萬一蹉跌，傷威失望，更興忿兵，則安危難測矣。」乃上疏切諫，太宗不聽。因要遂良同在軍中議論，恐褚亮年老不捨其子，遂手詔褚亮道：

疇日師旅，卿未嘗不在中。今朕薄伐，卿已老，俯仰歲月，我勞如何！以遂良行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。善居加食。

褚亮頓首而謝，太宗因同遂良而行，每每於軍中計議征伐大事，並論古今學問。遂良胸中如傾江倒海而出，辯論不窮，太宗大喜。征遼而回，褚亮年老，因念子而死矣。遂良慟哭，太宗道：「此朕陷爾於不義也。」遂贈褚亮為太常卿，恩禮加等，敕陪葬於昭陵。遂良因父親念己而死，三年廬墓，不飲葷血，極其悲苦。太宗念其純孝，道：「此孝子也，必忠臣哉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，朕安能捨之而復求忠臣乎？」服滿之日，授太子賓客，進黃門侍郎。

時有飛雉數集於宮中。太宗問道：「此是何祥也？」遂良道：「昔秦文公時，有童子二人化為雌雄二雉，雌者鳴於陳倉，雄者鳴於南陽。一童子曰：『得雄者王，得雌者伯。』文公得其雌，遂伯諸侯，始為寶雞祠；漢光武得其雄，遂起南陽，廣有四海。陛下本封於秦，故雌雄並見，以告明德。」太宗大悅道：「人之立身，不可以無學，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！」後殿庭之中，忽見殘獐一腳，細視之，乃是獸食之餘。詢問宿衛之人，莫知所以來。太宗驚異，遂良道：「昨暮乃狼星值日耳，不足怪也。」太宗歎服。有人得鼠如豹文，瑩瑩光澤，太宗不識，以問臣，莫群能知者。遂良道：「此鼯鼠也。」太宗道：「何以知之？」遂良道：「見《爾雅》。」試按秘書，果如其說。人無不稱其博學焉。

那時太子承乾既廢，魏王泰侍於太宗之側，太宗許立為太子。次日，因謂大臣道：「昨日泰投我懷中云：『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，此臣更生之日也。臣惟有一子，百年之後，臣當殺之而傳國與晉王。』朕聞其語甚憐之。」遂良奏道：「陛下失言矣，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，以其國授晉王者乎？陛下昔以承乾為嗣，復寵愛泰，嫡庶不明，故紛紛至此。若必立泰，非別置晉王不可。」太宗大悟泣下，道：「我不能。」就詔國舅長孫無忌、房玄齡、李勣與遂良等定策，立晉王為皇太子。一言之下，國本不搖，皆遂良之力也。拜褚遂良為中書令。

太宗寢疾，召遂良、長孫無忌二人到御榻前吩咐道：「漢武帝寄霍光，劉備托諸葛亮，朕佳兒佳婦，今委卿二人矣。太子仁孝，其盡誠輔之！」謂太子道：「無忌、遂良在朝，汝不必憂也。」因命遂良草詔立晉王為帝，是為高宗。高宗即位，封遂良為河南縣公，進郡公。無忌與遂良在朝，同心輔政，高宗亦恭己以聽，政治頗好。怎當得一個惡人在朝攪亂世界。有分教：乾坤翻覆，變成濁亂之朝；陰陽錯行，化為污穢之地。女主作朝問道，唐室悚懼恐惶。把一個唐朝天下輕輕的斷送了。果是：

善人一心為善，惡人只是作惡。

同是父精母血，怎生這般差錯？

這惡人是許敬宗，字延族，杭州新城人，隋朝禮部尚書許善心之子。敬宗廣讀詩書，善於作文，只是心性有些古而怪之。怎生古怪？

金木水火土，個個皆同；禮智信義仁，字字獨少。讀聖賢之書，精盜賊之事。開口處堯舜周孔，夢寐時共絲絲驢。不孝不忠，從來性格造就；為奸為惡，一味天巧生成。筆尖頭能舞能飛，都是殺人的公案；眉毛上一操一縱，無非刺心的箭刀。暗地騰那，幾回要奪純陽劍，心中惡煞，終日思斲釋迦頭。

話說那許敬宗的父親許善心，虞世南的哥哥虞世基，因隋朝之亂，同被李密拿去，都要殺死。虞世南見哥哥要殺，情願以身代哥哥之死，許敬宗見父親要殺，他也不顧父親，只是一味磕頭，自己求活而已。李密將二人殺死，虞世南不顧死活，一肩負了哥哥屍首將來埋葬，許敬宗棄了父親屍首，竟自逃回。其不孝可恨如此。當時內史舍人封德彝在賊中親見二人之事，不勝歎息，所以做兩句口號道：

世基被戮，世南匍匐以請代；

善心之死，敬宗舞蹈以求生。

許敬宗聞之，遂恨封德彝切骨。太宗貞觀年間，除敬宗為著作郎兼修國史。敬宗是個不肖之人，做了著作郎，不勝欣幸之至，揚揚自得，腆起肚子，頭搖尾擺的對人道：「仕宦若不做著作郎，無以成立門戶。我心裡要做此官，這官便就隨我心願而來，可見有福之人事事如意，若是他人怎生能夠？」人無不笑之。太宗駐蹕破山賊，命敬宗馬前草詔，愛其文詞華麗，從此專掌詔令，一發揚揚得意，將人看不在眼裡。高宗即位，遷禮部尚書。

敬宗的第二個兒子娶尉遲敬德的孫女，許敬宗奉承敬德公無所不至。太宗嘗以《威風賦》賜長孫無忌，敬宗修國史便移在尉遲敬德身上，道帝以《威風賦》賜尉遲敬德，其說謊如此。高宗幸長安城，按蹕徘徊，視故區處，問侍臣道：「秦漢以來，幾君建都於此？」敬宗道：「秦都咸陽，漢惠帝始城之。其後苻堅、姚萇、宇文周居之。」高宗復問漢武帝開昆明池實自何年，敬宗道：「元狩三年，將伐昆明夷，故開此池以習戰耳。」高宗見其博學，遂詔敬宗為弘文館學士，討論古宮室故區，具條奏聞。高宗至東都，到於濮陽，問竇德玄道：「濮陽謂之『帝丘』，何也？」德玄不知來歷，對答不出。敬宗自後躍馬而前對道：「臣能知之。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，因顓頊所居，故曰『帝丘』。高宗稱善。敬宗退而揚揚得意道：「大臣不可無學問。竇德玄不能對，吾甚恥之。」其小器矜誇如此。性喜錢財，若見了那金銀珠寶，便不顧禮義廉恥，一味強要。若是個財主，就不論他高低貴賤，娼優隸卒，都如兄若弟的一般相待；若是至親忽然貧窮，他便睬也不睬一睬，連飯也沒得一碗與他吃。只因貪財之極，連親生女兒也都不顧，嫁與蠻酋馮盎之子。馮盎下了千萬貫的聘禮，指望許敬宗的陪嫁。誰知敬宗只收聘禮，並無妝奩，女兒出嫁之時，只得隨身衣服，痛哭出門而已。馮盎因此有言，遂為有司劾奏，說：「大臣不當與蠻夷結親，況婚姻論財，夷虜之道。今許敬宗多私所聘，為蠻夷所輕，非懷遠之道。」許敬宗隨人談論，只是老著面皮並無羞恥之意，只當把這個女兒賣與外國便罷。這是他第一個女兒了。第二個女兒又將來嫁與錢九隴的兒子。那錢九隴原是高宗牽馬隸奴，他也不論貴賤、門第、骨氣，只是收了百千萬貫聘禮，又無陪嫁。其貪財不顧廉恥如此。有詩為證：

見了金銀珠寶，不論貴賤高低。

果然人中夷虜，隨他兒女號啣。

不說敬宗的無恥，且說那武則天皇后出身。武則天初生之夕，雌雞皆鳴，生的龍瞳鳳頸，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，引之可長尺餘，機敏奸惡無比。十四歲在太宗宮中選為才人，賜號「武媚娘」，侍太宗寢席共十三年。那無道的高宗與隋煬帝一樣，為太子時入侍太宗之疾，見武媚娘而悅之，遂即東廂蒸焉。太宗崩，武媚娘與諸嬪御都削髮為比丘尼，高宗既即位，立王氏為皇后。王皇后久無子，蕭淑妃有寵，王皇后甚是嫉妒。太宗忌日，高宗詣寺行香，武媚娘見高宗而大哭。高宗心中甚動，王皇后得知，暗暗教武媚娘長髮納之後宮，要奪蕭淑妃之寵。武媚初入宮之時，屈體以事王皇后，王皇后極其稱贊，後遂大幸，拜為「昭儀」。王後與蕭妃之寵都衰，因而共譖武媚娘，高宗只是不信。武媚娘生女，適王皇后來宮，憐而弄之。你道武媚娘好惡！俟王皇后出宮，就把此女掐殺，仍舊放在被下。高宗進宮，武媚娘佯為歡笑之意，及至揭起被來，女已死矣。高宗大驚，問左右，左右道：「皇后適來此。」武媚娘即悲咽而不言。高宗那知此意，即大怒道：「後殺吾女，往常與蕭妃讒譖，今又如此耶！」武媚因細數其罪。高宗遂立意要廢皇后，又恐大臣不從，乃與武媚同幸長孫無忌之第，酣飲極歡，拜無忌寵姬子三人都為朝散大夫，又載金寶繒錦一車以賜無忌。高宗因從容說皇后無子，要立武昭儀之意。無忌正色而不对，高宗與武昭儀都不悅而罷。怎當得誤國賊臣許敬宗，逢迎高宗要立武昭儀，高宗意遂決。

一日退朝，內臣傳旨召長孫無忌、李勣、於志寧、褚遂良進內殿。遂良與眾官商議道：「今日之召，多為宮中。」或謂無忌當先諫。遂良道：「不可，太尉國之元舅，有不如意，使上有棄親之譏。」又謂李勣上之所重，當進諫。遂良道：「亦不可，司空國之元勳，有不如意，使上有棄功臣之嫌。吾奉遺詔受顧托之命，今日若不以死爭，何以下見先帝？」同進於內殿，高宗顧無忌道：

「罪莫大於絕嗣，皇后無子，武昭儀有子，今欲立昭儀為後，何如？」遂良奏道：「皇后本名家子，先帝為陛下娶之，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：『朕佳兒佳婦，今以付卿。』且德音猶在陛下耳，何遽忘之？皇后無他過，不可廢也。」高宗不悅而罷。明日又召進官，遂良道：「陛下必欲改為皇后，請更擇貴姓，何必武昭儀？且武昭儀昔日經事先帝，在宮中一十三年，眾所共知，天下耳目，安可蔽也，今立昭儀為後，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！願留三思。」高宗甚是羞慚，滿面通紅。遂良將笏置於殿階，叩頭流血道：「臣今忤陛下意，罪當死，還陛下笏，乞放歸田裡。」高宗大怒，命左右扶出。武昭儀在簾中大呼道：「何不撲殺此獠？」無忌道：「遂良受先朝顧命，有罪不可加刑。」於志寧不敢言。侍中韓瑗因間奏事，泣涕極諫，高宗都不納。他日李勣入見，高宗私自問道：「朕欲立武昭儀為後，遂良固執以為不可，遂良既顧命大臣，事當且已乎？」李勣道：「此陛下家事，何必更問外人？」高宗大悅，因不顧廉恥，不顧人言，決欲立武昭儀為後。許敬宗見李勣有先人之言，暗暗的道：「這一篇好文字，卻被李勣做去，我便沒得做了。不趁此時著實一幫，誰知我胸中這一段忠孝之心？我若今日不說，便道我與褚遂良是一般無見識之人了。」便慷慨大呼於朝堂道：「世上一個田舍翁，若多收了十斛麥，便欲易婦。況天子立一後，與諸人何干，而妄生議論如此？」武昭儀聞之大悅，命左右賜許敬宗金銀錦繡一車。即日貶遂良為潭州都督。許敬宗從中吩咐，不許遂良稽遲，即日就道。侍中韓瑗見貶了遂良，心中不忿道：「遂良是先朝顧命之臣，吾不可以不諫。」遂上疏為遂良訟冤道：

遂良體國忘家，風霜其操，鐵石其心，社稷之舊臣，陛下之賢佐。無罪斥去，內外咸嗟。

願鑒無辜，稍寬非罪！

高宗不聽其言，遂立武昭儀為後，廢王皇后、蕭淑妃為庶人。

昭儀立後，便就放出狠手，把王皇后、蕭妃二人囚於別院，又斷去了手足，投酒甕中而死。蕭妃將死，恨極發願道：「我願世世為貓，武氏世世為鼠，我扼其喉，永遠不放足矣。」武後聞之，宮中再不畜貓。許敬宗遂請削後家官爵，武後大喜，遂以敬宗兼太子賓客，進中書令。許敬宗做著了這一篇文字，果然得了便宜，還要奉承武後，又誣奏褚遂良與韓瑗潛謀不軌。武後就貶韓瑗為振州刺史，褚遂良為愛州刺史。韓瑗先死於道。褚遂良在愛州歲餘，武後差人殺死，時六十三歲，籍沒其家。遂良有二子褚彥甫、褚衝甫在於愛州，亦被殺死焉。

忠臣奮不顧身，只是流芳千載！

話說敬宗用計害了褚遂良一家，又誣奏長孫無忌謀反。高宗道：「朕之元舅，將若之何！朕不忍加刑於無忌。」敬宗奏道：「漢文帝，漢之賢主也，其舅薄昭召坐殺人，帝使公卿哭而殺之，後世不以為非。今無忌謀危社稷，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，陛下少更遷延，臣恐變生肘腋，悔無及矣。」高宗聽信其言，竟不引問，詔削無忌官爵，黔州安置，後竟殺死，籍沒其家。賊臣之一網打盡，可恨如此。

高宗始初見武後能屈體奉順，故不顧廉恥，排群議而立之為後。那武後得志之後，便極其放肆，無惡不作，連高宗一毫也動不得，無可奈何，不勝忿忿。上官儀窺見高宗之意，悄悄奏道：「後專恣之極，請廢之何如？」高宗大悅，即命上官儀草詔。左右報知此事，奔告武後。武後急走到高宗面前自訴，高宗懼怕之極，不敢聲言，只得道：「我初無此心，皆上官儀教我也。」武後大怒，即時追出詔書，扯得粉碎，遂叫那只狗一般慣會咬人的許敬宗，誣奏上官儀與太子忠謀大逆，將上官儀殺死，太子忠賜死。高宗眼睜睜的看上官儀、太子忠殺了，並不敢則一則聲。朝士流貶者甚多，從此滿朝之上，都箝口結舌，不敢道一個「不」字。後來武後竟代唐朝天下，殺害唐朝宗室子孫殆盡，改國號為「周」，自稱「則天金輪皇帝」。此從古所無之事，皆賊臣之誤國也。使滿朝皆褚遂良，亦無可如何矣。有瞿宗吉《題則天故內》詩為證：

堪恨當年武媚娘，手持唐璽坐明堂；  
不思仙李方三葉，卻愛蓮花似六郎。  
廢苑荆榛來雉兔，故宮禾黍沒牛羊；  
尚餘數仞頽垣在，遙對龍門山色蒼。

不說武則天後竟代了唐朝天下，且說那誤國賊臣許敬宗，自殺死多人之後，人人畏之如虎，勢燄通天。武則天日有賜、月有賞，恩寵無比。杭州人因他害了褚遂良一家，無不忿恨，無不笑罵。許敬宗道：「我只圖自己的功名富貴，管人笑罵做甚！」從來道：

笑罵由他笑罵，好官自我為之。

許敬宗自己揚揚得意，富貴已極，遂多買姬妾，日日取樂，造連樓數百間，飛樓畫閣，繚然出於雲漢之間。又置駿馬百匹，命諸姬各騎駿馬在連樓上馳走，以此為樂。年紀漸老，心性不甚防閑，姬妾往往與人通好，他也全不在心上。所以當時杭州人嘲笑道：

最是五更留不住，向人頭畔著衣裳。

敬宗又寵一個丫鬟，名為柔花，正妻死後，就把柔花立為繼室。他長子名許昂，不忿柔花做了繼室，思量要弄淫柔花，使他聲張不起；柔花年紀後生，又不忿伴這老子，況且原是極淫濫的一個丫鬟，那裡便肯收心。見許昂年紀後生，心中也有幾分看相許昂之意，不時將眉眼言語來勾引許昂，正中許昂之意。兩人一拍就上，就與高宗、武媚娘事一樣。一日，二人正在淫之時，卻被敬宗撞見了，大怒之極，將兒子奏於高宗，斥之嶺外，直至多年方才表還，人人無不知此醜事。杭州人因此稱之為「賊臣老龜」，其報應之妙不爽如此，八十一歲而死，真賊臣老龜也，所當以桑樹煮之者耳。太常博士袁思古議道：「許敬宗生平不忠不孝，閭門污穢，人倫不齒。棄子於遠方，嫁女於蠻夷，無一可取。」遂諡曰「繆」，人無不快心焉。褚遂良至德宗之時，知其忠直，追贈太尉。曾孫褚瑒亦有祖上之風，拜監察御史裡行。先天中，突厥圍北庭，詔瑒持節監督諸將破之，遷侍御史，拜禮部員外郎。至今杭州人因其忠直，所居之地遂稱為「褚堂」。地以人重如此，至今香火不絕。若說到許敬宗，便人人厭穢，個個吐口涎沫，凡姓許者，不敢認敬宗為祖上焉。有詩為證：

再拜遺詞念昔賢，忠臣為國豈徒然。  
敬宗遺臭甘千古，說與來人何學焉。